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# <<天大地大>>

## 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天大地大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806018668

10位ISBN编号：7806018662

出版时间：2008-3

出版时间：万卷出版公司

作者：高满堂

页数：555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http://www.tushu007.com

## 内容概要

在一九二五年的东北松花江畔的风铃镇上，冯中岳、马万海是当地两大家族一文一武、亦正亦邪的草莽英雄，两人都钟情于教书先生的女儿黑葡萄。
冯、马两人因为家族世仇，整天纠缠于争斗。
此后，两人和黑葡萄分别揭竿而起成为占山为王的土匪，继而被东北抗联收编，投入到抗日斗争当中。
尽管两人之间的恩怨从未停止。
最终两人联手彻底击垮了驻守风铃镇的尾崎，大快民心。
而两人钟爱一生的女人——黑葡萄却为此壮烈牺牲，她的墓穴中也神秘地留下十多顶日本军人的钢盔。
一切烟消云散，冯中岳、马万海策马消失在白山黑水之间。

## 作者简介

高满堂，国家一级编剧，1955年出生，1983年调入大连电视台从事电视剧编剧。
十九年来，创作电视剧300多部（集），电影四部，获“飞天奖”、“中国电视剧金鹰奖”、“全国五个一”工程奖、“金鸡奖”、“百花奖”等十五项。
被誉为“金牌编剧”，创作非常多产。
主要作品：《闯关东》、《浪漫的事》、《家有九凤》、《错爱》、《常回家看看》、《大工匠》、《突围》、《抉择》等。

## 章节摘录

“九一八”事变前后，松花江畔有个叫风铃渡的镇子，此镇乃水陆码头，藏在白山黑水深处，背靠匪患横行的驻马岭，北去三百里是海参崴。
风铃渡是木材山货贸易集散地，每年松花江开江，顺流而下的木排多在这儿停泊。
渡口有几十层江沿台阶，上了台阶就是风铃渡的街面了。
街上七行八作那叫齐全：贸易货栈、客栈、酒馆、妓院、大车店、澡堂子、当铺等等一样不缺。
活跃在镇子上的人来路复杂，生意人居多，朝来夕走，夕来朝去，也有为筹货卖货滞留十天半月的。
时有破帽遮颜穿着破棉袄的人在镇上逡巡，你不可小觑了，说不定是一位参客，怀揣老山参寻觅买主呢；有日本商人，以易货的居多；还有俄罗斯商人，多数做粮食生意，也有开水电磨坊的。
这儿常有土匪出没，还有散兵游勇骚扰，那些背着手风琴挂着毛瑟枪喝得醉醺醺的白俄，多是在俄罗斯被苏维埃红军打散的高尔察克匪帮。
江沿有块巨石，上刻“风铃渡”三个遒劲的楷书大字，都说是康熙题的，看那笔势也像；巨石旁竖了一根大木杆，上挑着一个硕大的铜铃，在风中发出苍凉的丁冬声，有人考据是乾隆所赐。
渡口每日都繁忙，船只木排有进有出，装货卸货号子声不断。
踏着江沿台阶就上了镇街，镇街土戏台子上时不时有野戏班子演蹦蹦戏（二人转），招来不少人围观。
其中不乏日本商人、浪人，还有穿着铁路制服的日本员上，他们聚在一起不停地笑着，鼓着掌，一色地用日语交流。
戏台的对面有一道风景，就是瞎老婆子老蛾子的茶棚：门口一溜儿八个“蹲裆灶”，坐着八只大铜壶，壶里的水开了，蒸汽顶着哨子发出尖利的啸声。
有时候你看老蛾子坐在椅子上像是睡着了，其实她在侧着耳朵听戏台子上的戏出呢。
别看老蛾子眼瞎，眼瞎耳朵灵，鼻子尖，有人在街上走过，只要是镇上的，她听脚步声就能点出名来，隔着三丈远就能闻着人嘴里的味儿，准确地说出人家吃了什么。
她随时握着痒痒挠儿，说不定什么时候手一挥，再看看地上，保准有一只死苍蝇，说的一点也不来玄。
还有更绝的呢，瞎老蛾子能剪一手窗花，八仙过海、麻姑献寿、麒麟送子……剪的人物在像与不像之间，有说好的，有说不好的，按今天的说法应当是抽象派，可惜作品都没保留下来。
镇东有家大车店，老掌柜的冯保良，人称冯大车。
大车人高马大，好一副身架子，更好的是一脸胡子，胡子茬儿硬得很，据说有一回他师母老蛾子手上扎了刺儿，到处找针挑，没找到，大车说别找了，拔下根胡子把老蛾子的刺儿挑了出来。
说书的柳蛤蟆坚持说是杜撰，杜蘑菇曾找大车求证，大车却笑而不答。
这几天冯家要办事。
办什么事？
独生儿子要娶亲。
这不，账房先生潘德顺支使下人老贵、文嫂一千人等忙得脚打后脑勺。
冯家的人都在忙，就有一个人不忙，那就是大车的宝贝疙瘩驴子。
驴子是大车的独生子冯中岳的乳名，准新郎，这阵子疯疯癫癫地扛着大镢头在院里转悠，这儿刨一下，那儿刨一下，一看就知道是个八分熟的发面馒头，亏他马上要做新郎了。
其实驴子并非从小就傻，是傻在十岁上，那一年镇上马冯两家械斗，镇西马家的马国贤一棒子把他打傻了。
他傻了，娘死了，从小没人调教，驴性十足。
他爹大车常说：儿子，从小给你起名驴子，是为了让你好养活，谁知道你现在给头活驴不换！
驴子人傻，长的模样和他爹简直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，也是大身架子，就是个子没他爹高，单眼皮儿，眼睛不大，像两点漆，由于傻，看上去黑洞洞的。
这阵子驴子身后站着个十五六岁的姑娘，粗眉大眼，厚嘴唇儿，模样倒也中看，就是长得瘦小，像没开扎的萝卜，她叫山菊，是驴子的准新娘。

这不，山菊凑到驴子跟前，扯着他的衣襟说：“ 驴子哥，我和你成了亲咱俩就是两口子了，你以后别欺负我，你周遭打听打听，哪有汉子欺负媳妇的？
人家都稀罕不够呢。
”　　驴子斜了山菊一眼说：“ 美的你，我才不要你做媳妇呢，像个干巴猴子，浑身没长爱人肉，黑葡萄才是我媳妇呢。
”继续抡着镢头乱刨。
　　山菊生气了，骂道：“ 死驴子，你没看看自己的傻样，我还不稀跟你呢！
”　　驴子瞪着眼说：“ 你说谁傻？
你才傻，赖在我们家不走，回你的海参崴吧！
”　　山菊不服：“ 你说了不算，是老爷子要我给你做媳妇，我是明媒正娶，谁也撵不走。
”　　驴子不屑：“ 拉倒吧，我爹是可怜你没爹没娘，权当是收留条小狗。
”　　山菊生气了，吐了驴子一脸唾沫，咧着嘴哭了：“ 呜……你才是小狗！
”　　驴子抹着脸说：“ 狗尿马尿，扑落扑落就掉。
”　　潘先生闻声过来，拉开山菊劝慰：“ 山菊，别哭了，你是要做媳妇的人了，别惹他。
”对驴子，“ 你也是的，你比她大，就要当新郎官了，该让着点。
”　　驴子木呆呆地说：“ 我没惹她，是她惹我。
”　　这时候大车捧着水烟袋走过来，说：“ 潘先生，不是我说，你听听，都说咱驴子傻，可说出句也挺抓理儿的。
熊玩意儿除了刨墙刨地也没什么大毛病，可就是愿意胡说八道，奇了怪了。
”又对驴子说，“ 我说宝贝儿子，你是真傻假傻？
”　　不料驴子看都没看老爹一眼，扛着镢头走了。
　　大车看着驴子的背影直叹气：“ 这孩子，不枉了我给他起的小名，动不动就犯驴性子，咱家还用置办牲口吗？
你给他腚上插上扫帚就是驴啊。
驴子，你到哪儿去？
”　　驴子头也不回：“ 找黑葡萄。
”　　大车跺了跺脚说：“ 咳，又去找她，就是没眼力见儿，也不知道人家烦不烦，真丢我的脸。
”　　潘先生笑道：“ 掌柜的用不着和他生气，让他玩去吧。
”　　大车摇着头说：“ 管不了啦！
我说潘先生，话又说回来了，我就这么个独生子儿，千顷田里的一棵苗，喜事一定要办得风风光光，不要在乎花钱！
”　　潘先生说：“ 掌柜的放心，一定错不了。
”　　大车问：“ 请帖都写好了？
”潘先生说写好了。
　　大车又问：“ 给没给马国贤写帖子？
”潘先生说也写了。
　　大车说：“ 抬头怎么写的？
”　　潘先生支支吾吾：“ 也都是按老规矩。
”　　大车说：“ 落款一定要写明白了，我这是请孙子。
”　　潘先生口气：“ 写了也是白写，这些年咱们两家早就断了来往。
”　　大车说：“ 他不来是他失礼，我当爷爷的不能和孙子一般见识。
”　　潘先生忙说：“ 那是，那是。
”　　大车抽着水烟袋，咳着说：“ 你说我这辈子就这么个宝贝，捧在手心里瞅着长大，瞅着瞅着怎么就瞅成了这么个熊奶奶样？
真是的，牙牙葫芦养家雀，越养越抽抽。
我这身子骨眼见一天不如一天，说不定哪一天就吧嗒了，真不愿意就这么闭眼啊！
话又说回来了，我这一辈子，吃也吃了，喝也喝了，嫖也嫖了，赌也赌了，够本了，等我死那一天你

们谁也不用哭。
我现在没别的心事，就等着给驴子把家成了，要是老天爷容我几天空儿，发发慈悲让我抱抱孙子，那就是烧高香了。
”　　潘先生笑着说：“叫你说得怪吓人，孙子有的你抱，我就是担心咱少东家没看好山菊。
”　　大车一拍大腿：“他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除了山菊谁跟他？
”　　潘先生把双手一摊：“唉，说的是什么！
”　　大车咂了口烟道：“虽是这么说，可我就这么个儿子，说什么也要把事办得风风光光，让烟囱山也能听到响动。
”　　潘先生忙说：“老掌柜的，使不得，别招惹来小北风，听说那家伙杀人不眨眼呢。
”　　大车冷冷一笑：“你说小北风？
草寇一个，在我眼里就是只臭虫，蚂蚱，咱关东山有句老话，臭虫顶不起被单，蚂蚱穿不走甏鞡！
”　　驴子说找黑葡萄，黑葡萄是谁？
是镇上大学问人周树美的独生女。
咱先不说她，且跟我去书场听说书人柳蛤蟆说《桃园三结义》。
　　柳蛤蟆是说书人柳运升的艺名，跟师父学艺的时候，师父说，你嘴岔子大，嗓门儿亮，艺名就叫蛤蟆吧。
自从出道，大名倒没人叫了。
这阵子柳蛤蟆书正说到紧要关口，一拍醒木闭了嘴，端起身边的接盘走到听书人的面前道：“各位老少爷们儿，书先说到这儿，精彩的还在后头，说书人说得口干舌燥，也要养家糊口，帮帮钱场吧。
”　　有个听书人不干了，嚷道：“蛤蟆你也太过了，不到三袋炯的工夫就卖关子，接着说，少不了你的钱！
”　　柳蛤蟆拿着架子：“那可不行，想继续听书就得赏钱，不然我可拍屁股走人了！
”　　这时候从角落里站起一个人，步履轻盈，几乎是飘到说书桌前，稳稳坐下，啪！
一拍醒木。
众人一愣，原来是周树美的女儿黑葡萄。
这姑娘二十多岁，长得漂亮！
身段苗苗条条，一条大辫儿又粗又长，又黑又亮，眼睛黑且大，眼睫毛长着呢，扑闪扑闪像是会说话，一笑俩酒窝。
　　柳蛤蟆呵斥道：“葡萄，这不是女孩呆的地方，你爹要是知道了还不得把我骂死，赶紧回家跟你娘学针线活去！
”　　黑葡萄笑了笑说：“腿长在我自己身上，嘴长在我自己腮上，我想干什么我爹管不了，今天我要给大伙说段书。
”　　柳蛤蟆瞪大眼睛说：“我的天哪，你想顶我的行！
”　　黑葡萄说：“对，想说一段不讨赏钱的书，让老少爷们乐和乐和。
”　　柳蛤蟆说：“就你？
想砸我的饭碗？
把你能耐的！
”　　黑葡萄脸上笑盈盈：“就我！
不是砸你的饭碗，想借你的碗给大伙换换口味。
”　　大伙起哄：“葡萄姑娘，说一段，说一段！
”　　黑葡萄盈盈一笑：“那就来一段。
我不敢说能倒背《三国》，但是敢说过目不忘，现在我就接着柳叔叔的切口来。
”一拍醒木，“话说那刘玄德在桃园备下乌牛白马各样祭品，刘关张三人焚香叩拜道：念刘备、关羽、张飞，虽然异姓，既结为兄弟，则同心协力，救困扶危；上报国家，下安黎庶。
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。
皇天后土，实鉴此心，背义忘恩，天人共戮！
三人祭拜未民，忽听得墙角有人哈哈大笑。

三人抬头看去，啊！
不由得个个吓得面如土色。
欲知后事如何……我不能像柳叔叔那样说到这就收钱，我接着说！
且分文不取！
”　　说到这儿，说书场里已是一片掌声。
柳蛤蟆却傻了似的看着黑葡萄，他没想到这丫头有这么利索的嘴皮子。
　　书场散了，柳蛤蟆和书迷好友杜蘑菇最后走出书场。
柳蛤蟆摸着脑门说：“蘑菇，完了，今儿个我是栽了，这开口饭吃不下去了，谁成想葡萄把书说得这么好！
”　　杜蘑菇叹道：“这丫头了不得，一部《三国》让她嚼烂吞进肚子里了！
”　　柳蛤蟆说：“都说少不看三国，老不看西游，周先生怎么也不管束着点呢！
”　　这时候街面上急匆匆来了两个陌生人，抬着一张门板，门板上躺着一个人，满身满脸血污，惨不忍睹。
那两个人边走边喊：“借光，借光，别蹭血身上！
”　　街上的人驻足观看，都没认出门板上躺着的是谁，议论纷纷。
唯独柳蛤蟆觉得这人好面熟，但冷丁却想不起是谁。
　　两个陌生人脚下生风，朝镇西头奔去。
　　镇西头是马家的大宅院，老当家的是马爷，大号马国贤。
马爷五短身材，细眉细眼，一只膀子十几年前和冯家械斗时落下残疾，做什么都吃不上劲。
此时马爷满脸病容躺在炕上，哼哼呀呀的好不难受。
小伙计锁龙和几个下人小心翼翼地伺候在一边。
马爷喘着，举着颤抖的好手臂对锁龙说：“锁龙呀，我对你说的话听没听见？
叫你给我烫壶酒，你怎么就不理不睬？
鳖犊子你，我还没死就不听摆弄了！
”　　锁龙满脸委屈：“老爷，先生不是说了吗，你这病沾不得酒，怎么就不听呢？
你不怕，可家里的人都怕，你说你有个三长两短的这一大家子谁掌舵？
我们都是为你老人家好啊！
”　　马爷怒斥道：“好个屁！
不让我喝酒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
不如死了！
死活是我自己的事，你只管给我把酒拿来！
”　　锁龙还挺执拗：“老爷，由你打由你骂，要喝酒可不能听你的。
”　　马爷气得浑身乱颤：“好啊，我谁也不用！
”说着爬起炕要去取酒，却一头栽倒在地。
　　锁龙赶忙扶马爷坐到太师椅上，哭咧咧地说：“老爷，你坐好了，我听你的还不行吗？
”说罢去取来酒菜放到桌上，“老爷，小点口儿喝，咱细水长流不好吗？
”　　马爷笑了：“听你的，细水长流。
”伸手去端酒杯，可他这好手也颤抖着端不住杯子。
　　“老爷，我端给你喝吧。
”　　马爷来了倔脾气：“自打盘古开天地，有喂饭喂药喂水的，你听说有喂酒的吗？
”　　“没听说。
那咱就不喝了？
”　　马爷笑了：“哪能不喝！
我有办法。
”说着扯下腰上的英雄带，把带子一端缠在落了残的左手腕上，另一端从脖子后边绕过来，用右手使劲地拽着，左手端起酒杯，稳住了，一仰脖把酒灌了下去。
下人们都惊呆了，说这老爷子，活活一个酒仙！

这时院里传来一阵惊呼声，马爷吩咐锁龙去看看怎么回事。
锁龙慌慌张张跑出屋，旋又跑回来，惊呼：“老爷，不好了，少东家回来了，人不行了！
”　　马爷忽地站起来，颤声道：“啊？
万海回来了？
怎么就没事先来个信儿呢？
”踉踉跄跄向屋外奔去，跑到院里一看，只见门板子上躺着一个人，血肉模糊看不清模样，已经奄奄一息。
马爷掏出手帕擦掉这个人脸上的血污，一看，果然是自己的儿子马万海，背着手，围着儿子不停地转着，看着。
不经意间，马万海眼睛微微睁开，眼神和他的目光一碰，又闭上了。
马爷嘴角微微一动，挥了挥手：“抬进屋吧。
”　　下人忙活着抬少东家进屋。
马爷倚靠在院门框上，眯着眼睛，看着悬挂在江边上的太阳，像是睡着了。
他忽然一愣怔，睁开了眼睛——只见远处江面上一只木排顺流而下，木排上赫然摆放着一口黑漆棺材。
　　马爷笑了。
　　再说冯大车的宝贝疙瘩驴子这阵子扛着大镢头来到了老蛾子茶棚前，这刨刨那刨刨，不停地和过往的“爷爷”打着招呼。
在他眼里，是个爷们儿都应该叫爷爷，镇上的人已习以为常。
驴子刨着刨着来到开纸铺的花狸子面前，央求道：“大爷爷，领我到你家的扎纸铺看看呗，你再给我扎匹大马。
上回你给我扎的我一骑上去就压塌了，不好玩。
”　　花狸子朝驴子的屁股踢了一脚：“滚一边去！
你不说这件事我还小生气，上回我给你扎的那匹马你爹还没给钱呢！
”　　“那是我爹赖账，我不赖账，这回你记我的账，等我爹死了我当家就还你钱。
”　　花狸子乐了：“你说话算数？
”　　驴子点头：“算数。
你再给我扎个小闺女，就照着黑葡萄的模样扎，眼睛大一点，黑一点。
”把双手抬到眼前忽闪着，“眼毛长一点，最好能眨眼，我多给你钱。
”　　花狸子笑道：“想不到你这小子还好色。
要不要给胸脯子填上棉花？
鼓出两个大奶子，摸上去软乎乎的，那才叫过瘾。
”　　老蛾子听着生气了，呵斥道：“花狸子，你这挨千刀的，有你这么调理孩子的吗？
”

## 媒体关注与评论

为了让你喜欢《天大地大》，我们努力过！
——董志强，导演　　《天大地大》让我深深的感触到那个动荡的年代人与人之间那份真挚纯朴的情意！
——罗海琼，演员

## 编辑推荐

中国顶级编、导、演阵容联袂打造，北京友视荣誉出品，大型平民抗战史诗。
《闯关东》作者高满堂的最新力作！
续写白山黑水草莽英雄史诗！
同名电视剧震撼上市！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http://www.tushu007.com